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陆
小
凤

【传奇系列】

古
龙
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中

「传奇系列」

陆小凤 中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新
版
古
龙
全
集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陆小凤传奇系列 / 古龙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1

ISBN 7-80605-982-2

I. 陆... II. 古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7572 号

陆小凤传奇系列

古龙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永惠彩色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48 印张 12 插页 1622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000

ISBN 7-80605-982-2/I·847

(上、中、下册)定价: 6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10523)



古龙：为现代武侠小说“别开生面”的重量级作家，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笔和意境，将武侠小说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。他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、《圆月弯刀》、《白玉老虎》、《边城浪子》、《九月鹰飞》、《三少爷的剑》、《剑毒梅香》、《剑客行》、《情人箭》、《护花铃》、《血鸚鵡》、《剑玄录》、《欢乐英雄》、《孤星传》、《苍穹神剑》、《湘妃剑》、《彩环曲》、《七种武器》、《大旗英雄传》、《浣花洗剑录》、《圆月弯刀》、《风铃中的刀声》、《萧十一郎》、《白玉老虎》、《大地飞鹰》、《大人物》、《边城浪子》、《九月鹰飞》、《三少爷的剑》、《楚留香传奇系列》、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、《流星·蝴蝶·剑》、《陆小凤传奇系列》、《武林外史》、《绝代双骄》、《名剑风流》。

【剑毒梅香】

【剑客行】

【苍穹神剑】

【湘妃剑】

【彩环曲】

【剑玄录】

【欢乐英雄】

【孤星传】

【情人箭】

【护花铃】

【血鸚鵡】

【七种武器】

【大旗英雄传】

【浣花洗剑录】

【圆月弯刀】

【风铃中的刀声】

【萧十一郎】

【白玉老虎】

【大地飞鹰】

【大人物】

【边城浪子】

【九月鹰飞】

【三少爷的剑】

【楚留香传奇系列】

【多情剑客无情剑】

【流星·蝴蝶·剑】

【陆小凤传奇系列】

【武林外史】

【绝代双骄】

【名剑风流】

古禮只為人情，既立不違，踈
自如，亨化多端，文如其人，且後多
奇氣，惜英年早折。余與古先賢
身交好，且喜讀其書，今既不見其
人，又喜新作，予讀深且覺惜。

金庸



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一日

第七回 天梁坛之夜

夜更深。大殿里灯光阴暗，这大殿的本身看来就像是座坟墓。九月的晚风本来是清凉的，但是在这里，却充满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恶臭。

那太监窝里的气味，已经臭得令人作呕，这地方却是另外一种臭，臭得诡异，臭得可怕。因为这是腐尸的臭气。有的箱子上还有血，暗赤色的血，正慢慢的从木板缝里流出来。

突然间，“噼”的一响，木板裂开。箱子里竟似有人在挣扎着，想冲出来——难道里面的死人又复活？连西门吹雪都不禁觉得背脊在发冷。

陆小凤拍了拍他的肩，勉强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死人不会复活的。”

西门吹雪冷笑。

陆小凤道：“可是死人会腐烂，腐烂后就会发胀，就会把箱子胀破！”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并没有人要你解释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是惟恐你害怕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我只怕一种人！”

陆小凤道：“哪种人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啰嗦的人。”

陆小凤笑了，当然并不是很愉快的那种笑。无论谁到了这里来，都不会觉得愉快。

“奇怪，那些人为什么连一个都不在这里？”陆小凤又在喃喃自语，还不停的在木箱间走动。

他宁愿被人说啰嗦，也不愿闭着嘴。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方，若还要闭着嘴不动，用不了多久，就可能会发疯。说话不但能使他的神经松弛，也能让他暂时忘记这种可怕的臭气。

“他们说不定正在后面焚化张英风的尸体，这里惟一的炉子就在大殿后面。”

“惟一的炉子？”

“这里只有一个炉子，而且还没有烟囱。”

“你知道的事还真不少。”

“可惜有件事他却不知道。”大殿后忽然有人在冷笑：“那炉子可以同时烧四个人，把你们四个人都烧成飞灰。”怪异的声音，怪异的人！

喇嘛并非全都是怪异的，这两个喇嘛却不但怪异，而且丑陋。没有人能形容他们的脸，看来那就像是两个恶鬼的面具。用青铜烤成的面具。

他们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，却只穿了一半，露出了左肩，左臂上戴着九枚青铜环，耳朵上居然也戴着一个。他们用的兵器也是青铜环，除了握手的地方外，四面都有尖锋。无论谁在这种地方忽然看见这么样两个人，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。陆小凤却笑了。

“原来喇嘛不会数数。”他微笑着道：“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不是四个。”

“前面两个，后面还有两个。”一个喇嘛咧开嘴狞笑，露出了一嘴白森森的牙齿，另一个的脸，却像是死人的脸。

“后面还有两个是谁？”陆小凤不懂。

喇嘛狞笑道：“是两个在等着你们一起上西天的人。”

陆小凤又笑了：“我不想上西天，上面没有我的朋友。”

不笑的喇嘛冷冷道：“杀！”铜环一震，两个喇嘛已准备扑上来。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两个都是喇嘛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只有两个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喇嘛归你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呢？”

西门吹雪冷笑了一声，突然拔剑。剑光一闪，向旁边的一个木箱刺过去。

没有人能想得到他为什么要刺这个木箱子。他的剑本不是杀死人的。

就在这同一瞬间，“啵”的一声轻响，另一个木箱突然裂开，一柄剧毒蛇般刺了出来，直刺陆小凤的“鼠蹊穴”。这一剑来得太快、太阴，而且完全出人意外。

死人也能杀人？陆小凤就是陆小凤，他突然出手，伸出两根手指一夹，已夹住了剑锋！

无论这木箱中是人也好，是鬼也好，他这两指一夹，无论人鬼神魔的剑，都要被他夹住。

这本是绝世无双的神技，从来也不会落空。也就在这同一瞬间，“嗤”的

一响，西门吹雪的剑已刺入木箱。木箱里突然发出一声惨呼，木板飞裂，一个人直窜了出来。

一个漆黑枯瘦的人，手里挥着柄漆黑的剑，满脸都是鲜血。血是红的。

陆小凤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原来他们也是四个人！”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四个人，七只眼睛。”

从木箱中窜出来的黑衣人，左眼竟已被剑尖挑了出来。他疯狂般挥舞着他的黑蛇剑，闪电般刺出了九剑，剑法怪异而奇诡。可惜他用的是剑。可惜他遇见的是西门吹雪！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我本不愿杀人的。”

他的剑光又一闪。只一闪！黑衣人的惨呼突然停顿，整个人突然僵硬，就像是个木偶般的站在那里。鲜血还在不停地流，他的人却已忽然倒下，又像是口忽然被倒空了的麻袋。

陆小凤捏着剑尖，看着面前的木箱。箱子里居然毫无动静。

陆小凤忽然道：“这里面的一定不是喇嘛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嗯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替你捏住了一把剑，你也替我捏一个喇嘛如何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行。”他的人突然飞鹰般掠起，剑光如惊虹闪电向那个狞笑着的喇嘛刺了过去。他不喜欢这喇嘛笑的样子。

喇嘛双环一振，回旋击出，招式也是怪异而奇诡的。双环本就是种怪异的外门兵刃，无论什么样刀剑只要被套住，纵然不折断，也要被夺走。

剑光闪动间，居然刺入了这双铜环里，就像是飞蛾自己投入了火焰。喇嘛狞笑，双环一绞。他想绞断西门吹雪的这口剑！

“断！”这个字的声音并没有发出来，因为他正想开声叱咤时，忽然发现剑锋已到了他的咽喉。

冰冷的剑锋！他甚至可以感觉到这种冰冷的感觉，正慢慢的进入他的咽喉。

然后他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，也不再笑了。西门吹雪不喜欢他笑的样子。

不笑的喇嘛虽然已面无人色，还是咬着牙要扑过来。

西门吹雪却指了指陆小凤，道：“他是你的。”

他慢慢的抬起手，轻轻的吹落了剑锋上的一滴血，连看都不再看这喇嘛一眼。喇嘛怔了怔，看着这滴血落下来，终于跺了跺脚，转身扑向陆小凤。

陆小凤一只手捏着从木箱里刺出来的剑，苦笑道：“这人倒真是不肯吃亏……”

“叮”的一声响，打断了他的话。喇嘛左臂上戴着的九枚铜环，忽然全都呼啸着飞了过来，盘旋飞舞，来得又急又快，他的人也去得很快。

铜环脱手，他的人已倒窜而出，撞破了窗户，逃得不见踪影。

西门吹雪剑已入鞘，背负着双手，冷冷地看着。这件事就好像已跟他全无关系。

又是“叮，叮，叮”一连串急响，如珠落玉盘，陆小凤手指轻弹，九枚铜环已全部被击落。

这种飞环本是极厉害的暗器，可是到了他面前，却似变成了孩子的玩具。

西门吹雪忽然道：“你这根手指卖不卖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那就看你用什么来买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有时我甚至想用我的手指换。”

陆小凤笑了笑，悠然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剑法很不错，出手也很快，可是你的手指，却最多也只不过能换我一根脚趾而已。”

箱子里居然还是全无动静。这柄剑绝不会是自己刺出来的，人呢？

陆小凤敲了敲箱子：“难道你想一辈子躲在里面不出来？”

没有人回应。

“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要拆你的屋子了。”

还是没有回应。

陆小凤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人只怕还不知道我说出来的话，就一定能做得到的。”

他举手一拍，箱子就裂开。人还在箱子里，动也不动的蹲在箱子里，鼻涕、眼泪、口水，已全都流了出来，还带着一身臭气，竟已活活的被吓死。

陆小凤怔住。圣母之水峰，神秘剑派，这些名堂听起来倒满吓人的，想不到自己却禁不起吓。

西门吹雪忽然道：“这人并不是圣母之水峰上来的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我认得他们的剑法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什么剑法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海南剑派的龙卷风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们是海南剑派的弟子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一定是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要冒充圣母之水峰的剑客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本该问他自己的。”

陆小凤叹道：“只可惜这个人现在好像已说不出话来了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莫忘记后面还有两个人。”

后面的两个人究竟是什么？是一个死人，一个活人！

死人当然已不能动，活人居然也动不了。死人是张英风，活人竟是严人英。这心高气傲的少年，此刻也像是死人般躺在炉子旁边，好像也在等着被焚化。

陆小凤扶起了他，看出他并没有死，只不过被人点住了穴道。

西门吹雪一挥手，就替他解开了，冷冷的看着他。

他也看见了西门吹雪苍白冷酷的脸，挣扎着想站起来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西门吹雪。”

严人英的脸一阵扭曲，又倒下，长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杀了我吧！”

西门吹雪冷笑。

严人英咬着牙，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杀我，反而救了我？”

陆小凤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因为他本就不想杀你，是你想杀他！”

严人英垂下了头，看样子就好像比死还难受。

西门吹雪忽然道：“点穴的手法，用的也是海南手法。”

陆小凤皱眉道：“他们本是他请来的帮手，为什么反而出手对付他？”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这句话你也应该问他自己的！”

陆小凤还没有问，严人英已说了出来。

“他们不是我请来的。”他咬着牙道：“是他们自己找上了我。”

“他们自告奋勇，要帮你复仇？”

严人英点点头：“他们自己说他们全都是先师的故友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就相信了？”

严人英又垂下了头。他实在还太年轻，江湖中的诡谲，他根本还不懂。

陆小凤只有苦笑：“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”

严人英迟疑着，道：“他们一到这里，就出手暗算我，我好像听到他们说

了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不是我们要杀你，是那三个蜡像害死了你。”这就是他们在严人英倒下去时说的话。

“什么蜡像？”

严人英道：“是我大师兄捏的蜡像。”

“我们同门七个人，他是最聪明的一个，而且还有双巧手。”他又解释着道：“他看着你的脸，手藏在衣袖里，很快就能把你的像捏出来，而且跟你的人完全一模一样。”

“莫非他本是京城‘泥人张’家里的人？”

“京城本是他的老家。”严人英道：“地面上的人他都很熟。”——所以他才会认得麻六哥。

“他跟我分手的时候，身上并没有蜡像的，可是我装殓他尸身时，却有三个蜡像从他怀里掉了出来。”

“现在这三个蜡像呢？”陆小凤立刻追问。

“就在我身上。”严人英道：“可是他捏的这三个人我却全不认得。”

陆小凤却认得，至少可以认出其中两个，他几乎一眼就看出来：“这是王总管和麻六哥。”

张英风的确有一双巧手，只可惜第三个蜡像已被压扁了。

陆小凤道：“这三个蜡像，一定是他在临死前捏的，因为他已知道这三个人要杀他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你认为这三个人就是杀他的真凶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一定是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他临死前，还想他师弟替他报仇，所以就捏出了凶手的真面目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不错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可是在那种生死关头，他到哪里去找蜡来捏像？”

“他用不着找。”严人英答复了这问题：“他身上总是带着一大团蜡的，没事的时候，就拿在手里捏着玩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看来他这双巧手并不是天生的，而是练出来的。”

其实那不但要苦练，还得要有一种别人无法了解的狂热与爱好。无论

什么事都一样,你要求的若是完美,就得先对它有一种狂热的爱好。就像西门吹雪对剑的热爱一样。

西门吹雪脸上也不禁露出种被感动的表情,因为他了解。对这种感情,没有人比他了解得更清楚的了。他少年时,甚至在洗澡、睡觉的时候,手里都在抱着他的剑。

陆小凤道:“张英风要麻六哥带他去那太监窝,本是为了去找你的!”

西门吹雪道:“但是他却在无意间撞破了王总管和麻六哥的秘密!”

陆小凤道:“所以 they 要杀了他灭口。”

西门吹雪道:“王总管和麻六哥虽无能,第三个人却是高手。”

陆小凤道:“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绝不是这人的敌手,自知必死无疑,所以他就把他们的像偷偷捏了出来,好让人替他报仇!”因为他已断定别人绝不会想到这三个人会是凶手。由此可见,这三个人在商议着的秘密,一定是个很惊人的秘密。”

陆小凤道:“那里房屋狭窄,人又特别多,他们找不到可以藏尸之处,在仓促间又没法子毁尸灭迹。”

西门吹雪道:“所以他们就将尸身驮在马背上运出来。”

陆小凤道:“他们本来是想嫁祸给你的,让你来跟峨嵋派的人火并,这本是个一石二鸟之计。”

现在真相虽已大白,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,他们却还是不知道——第三个蜡像已被压扁了。

这“第三个人”是谁?他到那太监窝去找王总管,要商议的究竟是什么秘密?这秘密是不是也跟明天晚上那一战有关系?

西门吹雪凝视着这个被压扁了的蜡像,道:“无论如何,这人绝不是老实和尚!”

这人有头发。张英风非但能捏出一个人的容貌,甚至连这人的发髻都捏了出来。

“这人好像很胖。”

“并不胖,他的脸被压扁了,所以才显得胖。”

“他有胡子,却不太长。”

“看来年纪也不太大。”

“他的脸色好像发青。”

“这不是他本来的脸色,是蜡的颜色。”

陆小凤叹了口气，苦笑着道：“看来我们现在只知道他是个有胡子的中年人，既不太胖，也不太瘦。”这种人京城里也不知有几千几万个，却叫他到哪里去找？

炉子里火已燃起。喇嘛们想必已准备将严人英和张英风一起焚化。

“他们显然也是王总管派出来的，为的就是准备要将严人英杀了灭口，想不到我们也赶来了。”

“也许不是王总管派出来的，那“第三个人”才是真正的主谋。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喇嘛也是出家人，穿的也是白袜子。”

“海南派中的道士也很多。”

火光闪动，照着张英风的脸，也照着他咽喉上那个致命的伤口。

“你看得出这是谁的剑？”

“我看不出。”西门吹雪道：“只不过，世上能使出这种剑法杀人的，并不止我一个！”

“除了你之外，还有几个？”

“也不多，活着的绝不会超出五个。”

“哪五个？”

“叶孤城、木道人，还有两三个我说出名字来你也不知道的剑客，其中一个就是隐居在圣母之水峰上的。”

“你知道那个人？”

西门吹雪冷笑，道：“我就算不知道他的人，至少也知道他的剑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潇湘剑客魏子云呢？”

西门吹雪摇摇头，道：“他的剑法沉稳有余，锋锐不足，殷羨更不足论。”

陆小凤沉吟着，道：“说不定还有些人剑法虽高，平时却不用剑的！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这种可能虽不大，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老实和尚若是用剑，就一定是高手，我一向总认为他的武功是深藏不露，深不可测的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老实和尚没有头发，也没有胡子。”

陆小凤笑了笑，道：“连人都有假的，何况头发胡子？”他好像已认定了老实和尚。

严人英一直站在旁边发怔，忽然走过来，向西门吹雪当头一揖。

西门吹雪冷冷道：“你不必谢我，救你的人不是我，是陆小凤。”

严人英道：“我并不是谢你，救命之恩，也无法谢。”他脸上带着种很奇怪的表情，在闪动的火光中看来，也不知是想笑，还是想哭。“我这一揖，是要你带回去给我师妹的。”

“为的是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一直误解了她，一直看不起她，觉得她不该和师门的仇人在一起。”严人英迟疑着，终于鼓足勇气说出来：“可是我现在已懂得，仇恨并不是我以前想像中那么重要的事……”

——仇恨也并不是非报不可的，世上有很多种情感，都远比仇恨更强烈、更高贵。这些话他并没有说出来，他说不出。可是他心里已了解，因为现在他心里的仇恨，就已远不如感激强烈。

他忽然抱起他师兄的尸体，迈开大步走了，远方虽仍是一片黑暗，光明却已在望。

陆小凤目送他远去，叹息着道：“他毕竟是个年轻人，我每次看到这种年轻人时，总会觉得这世界还是满不错的，能活着也不错。”

生命本就是可爱的。人生本就充满了希望。西门吹雪的眼睛里，又露出那种温暖之意。这并不是因为火光在他眼睛里闪动，而是因为他心里的冰雪已融化。

陆小凤看着他，忽然拍了拍他的肩，道：“今天你总算也救了一个人，救人的滋味怎么样？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比杀人好！”

“第三个人”的蜡像，在火光下看来却还是怪异而丑陋。无论谁的脸若被压扁，都不会好看。

“现在麻六哥也已被杀了灭口，知道他是谁的，已只有一个人！”

“王总管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想去找他？”

“不想。”陆小凤叹了口气：“现在他很可能已回到深宫里，我就算找，也一定找不到。”

“就算能找到，他也绝不会说出这秘密。”

陆小凤凝视着手里的蜡像，眼睛忽然发出了光：“我还有个法子可以知

道这个人是谁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可以去找泥人张，他一定有法子能将这蜡像恢复原状。”

西门吹雪看着他，目中又有了笑意：“你实在是个聪明人。”

陆小凤笑道：“我本来就不笨。”

西门吹雪道：“现在你就去找？”

陆小凤摇摇头，目光也变得很温暖：“现在我只想去看一个人。”

他并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，西门吹雪却已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了。

星光渐稀，漫漫的长夜终于过去。光明已在望。

第八回 奇异老人

九月十五，凌晨。陆小凤从合芳斋的后院角门走出来，转出巷子，沿着晨雾迷漫的街道，大步前行。

他虽然又是一个晚上没有睡了，但却并不疲倦，洗过一个冷水澡后，他更觉得自己精神健旺，全身都充满了斗志。

他已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将这阴谋揭破，一定要找出那个在幕后主谋的人。蜡像还在他怀里，他发誓要将这个人的脸，也像蜡像般压扁。

“泥人张就住在樱桃斜街后面的金鱼胡同里，黑漆的门，上面还有招牌，很容易找。”

现在他已见过了欧阳情。欧阳情虽然没有开口说话，可是，脸色已变得好看多了，显然已脱离险境。——西门吹雪不但有杀人的快剑，也有救人的良药。

“救人好像真的比杀人愉快些。”陆小凤在微笑，他只希望杀人的人，以后能变成救人的人。

他已见过孙秀青。明朗爽快的孙秀青，现在也已变了，变得温柔而娴静。因为她也不再是纵横江湖的侠女，已是个快要做母亲的女人。

“你们忘了请我喝喜酒吧？”

陆小凤看到欧阳情温柔的眼波，心里也在问自己：“我是不是真的也该有个家了？”

现在当然还太早。可是一个男人只要自己心里有了这种想法，实现的日子就也不会太远。

落叶归根，人也总是要成家的。何况他的确已流浪得太久，做一个无拘无束的浪子，虽然也有很多欢乐，可是欢乐后的空虚和寂寞，却是很少有人能忍受的。

也很少有人能了解，失眠的长夜，曲终人散时的惆怅，大醉醒来后的沮丧……那是什么滋味，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知道。

泥人张已是个老人。他似已忘了自己还有张英风那么样一个不肖的子弟。

在老人们眼中看来,不肯安分的成家立业,反而要到外面去闯荡的年轻人,就是不学好。

陆小凤当然也没有提起张英风的死。老,本身就是一种悲哀,他又何必再让这个老人多添一分悲哀。

可是一提到他的本行,这驼背的老人立刻就好像已能挺起胸,眼睛里也发出骄傲的光。

“我当然能将这蜡像复原,不管它本来是什么样子,我都能让它变得和以前一模一样。”老人傲然道:“你到这里来,可真是找对了人。”

陆小凤的眼睛也亮了:“要多少时候才能做好?”

“最多一个时辰。”老人很有把握:“你一个时辰后再来拿。”

“我能不能在这里等?”

“不能。”老人显露了他在这一行中的权威和尊严:“在我做活儿的时候,谁也不许在我旁边瞧着。”这是他的规矩。

在做这件事的时候,他说的话就是命令,因为他有陆小凤所没有的本事,所以陆小凤只好走。

何况,有一个时辰的空,岂非正好到前面街上的太和居去喝壶茶。

太和居是个很大的茶馆,天一亮就开门了,一开门就坐满了人。因为京城的茶馆子,并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单纯,来的人也并不是纯粹为了喝茶。

尤其是早上,大多数人都是到这里来等差使做的。泥瓦匠、木工房、搭棚铺、饭庄子、裁缝局、帛房、租喜轿的,各式各样的商家;头一天答应了一件买卖,第二天一早就得到茶馆来找工人,来晚了就怕找不到好手。

茶馆里看来虽是很杂乱,其实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地盘,棚匠绝不会跟泥瓦匠坐到一块儿去,因为坐错了地方,就没有差使。

这就叫做“坎子”,哪几张桌面,是哪一行的坎子,绝对错不了。陆小凤并不是第一次到京城来的,他也懂得这规矩,所以就在靠门边找了个座位,沏了壶“八百一包”的好茶。

在这里茶叶不是论斤论两卖的,一壶茶,一包茶叶,有两百一包的,有四百一包的,最好的就是八百一包的。八百就是八个大钱。